

真正“奇”的是书写着历史的每一个人

电影《四渡》创作谈

2024年10月，电影《四渡》的主创来到贵州。从遵义到土城，从娄山关到茅台镇，我们辗转于赤水河两岸。只有亲临现场，真真切切地体悟和感受，才能切身理解四渡赤水这段“化不可能为可能、化被动为主动”的军事传奇里，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我和影片监制刘伟强导演一起聆听解说员的讲解。刘伟强听得非常认真，一再询问细节。复盘学习收获时，大家最深的感触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刘伟强对我说：“你是年轻导演，拍的是一群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那一刻，我们的叙事有了全新的意义和方向。

在苟坝会议会址，我们慕名踏上一条田间小道。这条小道是我此行感触最深的地方之一。

据历史记载，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之

后，行军来到苟坝这个小山村。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发来电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毛泽东分析认为，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陷入重围，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虽然分析得详细透彻，但他的意见还是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即便是一直支持他的周恩来，这次也投了弃权票。当天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走了约2公里山路，去周恩来的住处，说服了周恩来，又去朱德住处做朱德的工作……

《四渡》是一部军事史诗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平生得意之笔”，我们花了大量笔墨去展现他在指挥室中的战略部署，以及与蒋介石的战术博弈。但在我心中，遭到反对的那一夜，他决定再次争取而踏上这条田间小道，以及在漆黑的夜色中提着一盏马灯的孤独背影，是电影《四渡》的核心意象。

我们还从苟坝会议会址出发，一路走到了周恩来住处旧址。90多年过去了，路的两边已经开垦成了农田。路上遇到的几个当地居民，每一个人都对这条小道非常熟悉，热情地指给我们看。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历史，似乎就这样跟我们的脚步重合了。

土城、青杠坡、娄山关、太平渡、二郎滩、茅台、遵义、贵阳……电影中的每一处关键节点，我们在调研学习中都走了个遍。可以说，我们的剧本是用脚在贵州的山山水水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本该如此。

影片还塑造了以赵德发、朱会永等为代表的一批普通红军战士。当时的他们或许不知道，但现在的我们可以证明，他们所踏上的长征路，在人类的历史上堪称奇迹。

在贵州调研学习期间，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历史的细节。很多加入长征的、来自穷苦家

庭的年轻人目不识丁，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即便是在四渡赤水这样艰难的时刻，他们也没有失去对知识的渴求。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的背包上往往写着字，以便让他身后的战士能够识别和运用。

拍摄《四渡》的过程中，我和刘伟强一起一点一点把这个故事打磨成形，把一个又一个人物、一场又一场战斗留在银幕上。我对本片的摄影指导邵丹老师说，我们的镜头要尽量与角色保持平视，因为镜头里的英雄和观众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历经磨难，或许也曾迷茫、彷徨，但他们凭借勇气和智慧走了出来，给予后世的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我想，这就是拍摄《四渡》的意义。我们总以“出奇制胜”“出奇兵”来形容这场战役，但真正“奇”的是书写着历史的每一个人。

据《人民日报》
(作者为电影《四渡》导演 徐展雄)

以书店为大学 用画笔以存念

绿茶在孔学堂讲述与书店相伴的三十年

“书店是我的大学。”近期，书评人、书店观察者绿茶做客贵阳孔学堂，以一幅幅亲手绘制的小画与亲身经历，串联起他与书店三十年的故事。

讲座由贵阳孔学堂主办，主持人周之江讲述了他与绿茶因微博读书直播相识、虽未谋面却因趣味相投而隔空熟识的往事，并回忆了早年邮购书籍的繁琐与淘书之乐，以此呼应绿茶对实体书店价值的坚守。



青春岁月与书店结缘

“书店是我的大学”——这个说法，源于一次深夜的畅谈。那是在深圳“书店人大会”期间，十几位书店店主聚在酒店大堂，聊起各自青春岁月里与书店的相遇。绍兴白鱼书店创办人说“杭州三联书店是我的大学”，成都有杏书店主理人说“盛世情书店是我的大学”。轮到绿茶，他脱口而出：“风入松书店是我的大学。”作家刘柠缓缓接话：“我的大学是神保町。”众人皆服，那是天花板。

但绿茶的“大学”远不止风入松一家。1996年，他成为风入松书店的一名小店员，此后便整日泡在北京大学周边的书店里。

“穷学生买不起书，就在书店里一本本看。”绿茶回忆起那段岁月，觉得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受教育阶段。一个人在书店里自由阅读、自主学习。万圣书园那句“通过阅读，获得解放”，至今仍是他的信条。

正是那段经历，让绿茶后来萌生了策划“书店人大会”的念头。他想为那些同样在书店里成长、在困境中坚守的从业者搭建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

大学毕业后的绿茶，职业生涯始终没有离开书，网站读书编辑、报纸书评编辑、文史杂志主编、出版社副总编，职业身份几经变化，但书店情结深埋于心。他居住的小区里曾有一家叫“读易洞”的独立书店，他和店主邱小石、学者杨早一起创办了名为“阅读邻居”的读书会，一办就是十几年，直到2018年书店闭店。

用画笔为消失的书店留肖像

讲座中最动人的部分，是绿茶展示他画

存与发展，还透过一幅幅小画，将书店业态在时代浪潮下的坚守与变迁展现出来，传递出对书店的执着与热爱。

“书店开业关张本是常态，但每每有书店关门，如果这家书店我恰好去过，我一定为其画一幅小画，算是对它的一种惦念。”

模范书局的创始人姜舜，2022年1月在书店库房找东西时不幸摔亡。半年前，绿茶曾去他新开的模范书局·友谊书坊签书，画了一幅小画，姜舜在画上题字：“阳光温暖，朋友常来。”如今画在人亡，那八个字成了最温柔的纪念。

北京布衣书局二十多年来搬过十四次家，每搬一次，绿茶就画一张。如今这家古旧书店主要靠直播卖书维持，但经常直播几个小时，销售额不及成本。苏州文学山房，这家创立于1899年的百年老店，第三代主人江澄波老先生被誉为“古籍活字典”，2025年，守护了书店百年的江老告别书店，如今由他的儿子继续守护。绿茶每次去苏州，都要去钮家巷看看。

这些年他画了几百家书店、几百个书房，其中不少已经关门。他坚持为这些消失或热爱的书店画画。他说，将来或许会写一本《我惦念的书店》，用记录对抗遗忘。

有人劝绿茶自己开一家书店，他笑称“不上这个当”。他太清楚做好一家书店的艰辛了。他认识许多原本成功的商人，因投身书店陷入困境，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关店回归老本行时，所有人都坚定拒绝。这份执着背后，是书店带来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可能是幸福感、成就感、人生意义。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济南明水古城开了一家“绿茶书情”，参与书店的内容输出，邀请作家驻城、组织“书店人之夜”，把深爱化为力所能及的行动。



在世界的书店留下坐标

绿茶对书店的认知，早就超越了单纯的经营场所，他眼中的书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是城市的灵魂，更是无数爱书人的精神寄托。台北温罗汀书店群几十家散落在温州街、罗斯福路、汀州路之间的书店；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旧址上麦当劳外墙的那块铜牌；荷兰莱顿大学广场上那位开着移动书车、在欧洲各地摆摊几十年的摊主。这些美好却短暂的相遇让他刻骨铭心，行走世界时遇见的每一处书香都构成了他精神版图上不可替代的坐标。

谈及贵阳，他特别提到也闲书局和空兽书店。也闲书局的名字出自《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绿茶羡慕贵阳书友有这样一处可以安放自己的去处。空兽书店则是他理想中小书店的样子：“它可以小众，但绝不狭隘，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它又是那么丰富而深沉。”这两家书店也都收录进了他的《书店日历(2026)》。

绿茶画画是四十岁以后的事，完全零基础。有一年他和几位朋友去拜访画家黄永玉，黄永玉看了他的画本后说：“就这么画，不要学。”当场在画本上给他画了一幅“茶老汉”。这份鼓励让绿茶一直画到了现在。

讲座尾声，绿茶说：“在AI无处不在的时代，书店依然可以是每个人心中那所不设围墙的大学。”周之江则引用绿茶的话鼓励现场听众：“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阅读和书店始终是我们精神栖居的地方。”

从1996年到2026年，整整三十年，一个当初在书店里站着看书的穷学生，变成了用画笔和文字为书店立传的人。时代在变，书店的样子在变，但总有一些东西，是必须亲自走进一家书店，拿起一本书，在翻阅中才能获得。不管多不易，贵阳的也闲书局和空兽书店依然为读者亮着灯，没有围墙的大学，始终对每一个愿意走进的人敞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